

也许我们已经习惯将手机视为“敌人”了。

因此,不少学校都曾上演过教师没收手机与学生偷藏手机的“猫鼠游戏”。学校里的手机管理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公式。过去的一年,我曾在不同的现场目睹了学校管理者对手机管理的不同态度和做法。综合来看,不同的方法源自对手机管理的不同认识。

一是敢于让孩子“与危险共处”,让信任发生于管控之前。

这一点,我想说说在丹麦的见闻。2025年10月初,当“丹麦拟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”的新闻在国内刷屏时,我跟随安徒生教师奖获得者考察团刚好在丹麦考察。一天早晨,在餐馆用餐时,我目睹了两个小男孩身子挤在一起正在玩手机、刷短视频。这一幕与丹麦首相此前所呼吁的“手机偷走了我们孩子的童年”形成了一个呼应,似乎印证了社会对手机的担忧。然而,在随后学校的走访中,我却看到了管理者截然不同的应对逻辑。

在一所寄宿学校我们了解到,学

当谈论禁用手机时,我们在害怕什么

□本报记者 褚清源

生在学校可以带手机,但校方规定,吃饭和睡觉时不可使用手机,“因为宿舍是休息的地方,而吃饭是同学交流的最佳时刻”。该校校长认为,投入聊天、享受午餐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是“食不言”,丹麦人则把餐桌视为面对面沟通的重要载体。

“会有学生偷玩手机吗?”我问当地的校长。

“当然有,他们还以为老师不知道。”校长坦然答道,“但老师不会严厉批评,更多是引导,让他们明白来学校是为了学习。”

在一间初三年级的教室听课,我们发现学生在上课前会将手机放进教室门口一个叫“手机银行”的盒子里,放学时学生取回手机,然后一一与教师握手道别。

面对手机,他们没有选择简单的“一刀切”禁用,而是走上了一条更艰

难却更具建设性的路,那就是“在限制中使用,在信任中引导”。当许多学校还在为“没收手机”与“手机入校”争论不休时,丹麦这种模式为我们提供了“后手机管理时代”的一种想象。这里没有激烈的收缴与反收缴冲突,没有师生之间的“猫鼠游戏”。陪同我们考察的丹麦北菲茵民众学院前院长蒙根说,“丹麦不是禁止,而是限制”,这其中的分寸感正是管理的艺术。高明的管理是可以把信任安放,然后做正向引导。

其实,谁都知道信任很重要,区别在于是否能让信任发生在管控之前,在一个个具体的“信任”行为中慢慢建立起“信任”文化。

二是敢于让孩子“与诱惑同在”,让教室里“长”出规则。

当不少学校将手机视为洪水猛兽而严格管理时,河南省新密市青屏高中却经历了从“砸手机”到“用手

机”的反转。学校曾禁止学生入校后使用手机,也发生过一名学生一周内被没收3部手机甚至销毁手机的事件。当然,销毁手机背后是学校与学生及家长达成的事先约定,如屡教不改后自愿接受的处理方式。然而,校长王建华逐渐意识到,这种“堵”的模式并未根除问题,于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,青屏高中对手机的态度发生了转向。在王建华看来,工具本无善恶,关键在于如何使用。当管理沦为“堵”和“禁”,学生就会用“逃”和“躲”来回应。“与其绕着手机走,不如迎面拥抱手机”。于是,学校开始了一场大胆的实验,不再禁用手机,而是让学生自己制定规则:什么时候可以用手机,怎么用,违反规则怎么处理?学生一一列出了清单。有些规则很有意思,比如违反一次规则3天不能使用手机,每月开展一次公约执行讨论会……学校先从一个班级开始尝

试,没想到一个月下来,不同班级的学生都主动与教师协商制定规则、申请使用。如今,在青屏高中,手机已成为重要的学习工具。不少学生说,在手机使用方面提高了自我管理的能力,手机成为重要的学习辅助工具。而且,学校AI赋能学习的轻量化模式具有低投入、低风险、高响应效率的显著优势。

其实,选择即负责。选择使用手机就要对这一行为负责。遇到危险和诱惑,不是给孩子营造一个真空地带,而是敢于让孩子与危险和诱惑共舞,正如有人说的,“在有风雨的路上,只有孩子学会自己撑伞,才能走得稳健”。

如果说比“禁止”更高维度的管理是“信任”,那么让学生懂得何时该拿起、何时该放下,便是引导他们真正成为手机主人的教育实践。

因此,无论是丹麦的“限制中使用”,还是青屏高中的“公约中使用”,其本质是将管理的二元对立转化为教育的契机。最终,我们赢得的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而是让学生学会与工具共舞,成为更加清醒自主的人。

众说

批评学生玩手机很容易,但帮助他们建立自律的能力才是目的。基于这样的认识,我们开始采用“三色时空”管理策略。课堂为专注学习的“红色禁区”,严禁使用手机;课间为“黄色缓冲带”,允许必要的通讯联络;放学后则为“绿色自主区”,鼓励合理使用。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让学生参与规则的制定。

同时,我们将数字素养教育系统化,开设相关课程。课程不仅教技能,而且重在培养批判性思维;通过剖析“点赞”背后的成瘾机制、“信息茧房”的形成原理,让学生从被动的使用者变为清醒的观察者 and 主动的驾驭者。

最让我感动的是,学生自发组织了“屏幕休息日”挑战。那个周末,操场上打篮球的身影多了,图书馆的座位坐满了,琴房里传出了久违的练习声。这种发自内心的主动选择,远比外在的强制更有力量。

我们还致力于构建温暖的师生关系。老师们约定:课间不急着急回办公室,多留在教室和学生聊天;放学后,操场上总有教师和学生一起打球的身影。当学生在现实中获得足够的成就感、归属感和趣味性,对虚拟世界的依赖自然会降低。

教育的场域在变,技术在变,但教育的本质从未改变——它始终是心与心的交流,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处理好人与手机的关系,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、与时代的关系、与自我的关系。而这,正是教育永恒的主题。

——陈辉 河北省邢台市第七中学党委书记

我们曾对全校学生做过问卷调查:为什么你极力反对家长、老师突然没收自己的手机?

排在前两位的原因是:感觉家长对我们不够尊重,贸然处理我们心爱的物品,没有考虑我们的心理感受;手机上有太多个人隐私,比如照片、留言、异性朋友等,突然被没收手机,就感觉完全失去了自我,被暴露在了阳光下,一时间无地自容。

由此可见,在处理孩子手机问题时,我们千万不能简单粗暴,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,在他们明白因果、心服口服的情况下才能没收。有时,家长和教师要给孩子时间处理自己的信息,甚至承诺不越界查看,让孩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尊重和关爱,从而欣然接受处理结果。如此,我们的教育目的才能真正达成,也才能有效避免悲剧事件的突然发生。

——黄勇 正高级教师、江苏省扬州市兴隆中学副校长

“一刀切”的管理方式虽然高效,但难免粗暴。智慧的管理应如中医问诊,讲究辨证施治,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进行精准化管理。

对于自律性较强的学生,可以给予更多的信任和一定的灵活性。例如,允许他们在图书馆等特定场所,在监督下使用平板电脑查阅资料,或委托其负责学校新媒体的运营,将他们的兴趣与能力引向建设性的方向。

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,严格执行学校的统一保管制度是关键。同时,辅以持续的教育和引导,通过主题班会、案例分析等形式,帮助他们深刻理解管理规定的意义,从“要我遵守”内化为“我应该遵守”。

对于已有成瘾倾向的“困难户”,则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和关怀。这类学生的管理必须家校协同,学校与家庭共同制订干预方案,包括心理辅导、行为契约等。重点在于找到其沉迷手机的原因,是学业挫败、社交困难还是家庭关系紧张?我们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而非简单地没收手机。

——王柏林 深圳中学实验高中教师

特别策划

校园手机管理之策

以书为媒 让手机回归工具本位

□潘峻岭

“你们老师布置这么多作业,我家小孩昨天做到转钟(凌晨)!”

清晨的校门口,一位家长愤愤不平地向我抱怨。调查后发现,所谓的“线上作业”纯属子虚乌有,当天的任务不过是抄写几行生词。了解真相后,老人无奈叹息:“晚上起床几次,孩子都把手机放在面前,问就说作业还没写完……我们是真管不了!”

这样的场景在农村学校屡见不鲜。暑期家访时,我亲历了更令人忧心的画面:上午10点,留守儿童小轩还躺在床上玩手机,奶奶煮好的面条早已凉在床头。孩子坦言:“同学们都在聊游戏,我不玩就没朋友。只有在游戏里,我才能找到成就感。”孩子奶奶送我出门时小声嘀咕:“我们比较忙,怕他出去‘野’,给个手机,好歹能落个清静。”

更令人忧心的是,这样的困境不仅存在于家庭,也蔓延到了校园。

2025年夏天期末考试时,一名学生悄悄将手机带进考场。监考教师发现后,温和地说:“不要看时间,老师会提醒的,手机放到老师这儿。”这句充满智慧的话语既维护了考场纪律,又保全了学生尊严。事后,这位教师坦言:“当时很后怕,对于手机‘上瘾’的学生,真担心他们做出过激行为!”

这三个场景折射出同一个真相:对于留守儿童甚至更普遍的儿童而言,手机早已不只是一个通信工具,它是填补情感空白的虚拟陪伴,是寻求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。当现实的亲情温暖、学业成就感与同伴社交出现缺失时,那方寸屏幕便成了他们触手可及的避风港。

2025年秋季开学伊始,我们下定决心要破解这一难题。我深知,若不能在校园之外为学生构建更具吸引力的精神世界,任何校内管控都将是沙上筑塔。管理的边界必须向家庭延伸,教育的力量必须往心灵深处抵达。在监考教师的智慧启发下,在电影《念书的孩子》的温情感染中,我们在全方位的手机管理实践中重点开启了“以书为媒,让手机回归工具本位”的教育实践。

对于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农村学校,我们在三至六年级每个班级设立“阅读小驿站”,精心挑选两类图书:一类是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文学名著,既能让祖辈听得入迷,又能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;另一类是农业种植、养殖技术等实用图书,与学生的

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我们倡导学生每天饭后或睡前,选择适合的篇章为爷爷奶奶或其他家人朗读。在信息技术课上,我们专门教授学生如何利用网络解决实际问题,从识别作物病虫害到掌握防治方法,从了解养殖技术到获取市场信息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设计的“双轨机制”。当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疑难时,学校鼓励他们使用手机查询,但必须在家人面前进行,并将查询到的知识清晰地讲给家人。这一设计既让手机从“秘密玩具”转变为“公开工具”,又创造了宝贵的代际交流契机,更让学生在服务家庭中获得成就感、培养责任感。

实践中,我们也特别注重引导家长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。当孩子认真朗读时,我们希望家长能放下手机、关掉电视,给予真诚的关注;当孩子通过查询资料解决实际问题时,一句发自内心的赞扬往往能让孩子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。我们反复向家长强调:“您的真实陪伴与肯定,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打动孩子的心。”

令人欣慰的是,这项活动开展以来,我们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。一个平时偶尔玩手机的男孩通过查阅手机资料,帮助爷爷解决了菜地的病虫害问题后,在周记中写道:“爷爷第一次用‘厉害’夸我,同学们都羡慕不已,还要拜我为师。”

当然,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,这种“以书为媒”的方式主要对手机依赖程度较轻的学生效果显著。对于那些深度沉迷的学生,我们正在探索更具针对性的策略,如通过组建体育艺术等社团,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;开设职业技能启蒙课程,帮助他们在动手实践中重建自信;建立个性化帮扶档案,实施“一生一策”精准指导。

教育,需要因材施教的智慧,更需要静待花开的耐心。我们不必将手机视为洪水猛兽,而要引导学生学会驾驭这个工具;不必期待立竿见影的效果,而要在问题反复中保持定力;不必追求完美的方案,而要在实践中持续优化。

教育,是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艺术。这条路还会很长,但每一个孩子与家人共读的夜晚,每一次帮助家庭后的自豪分享,都在告诉我们:触及心灵的教育,能让棘手的难题在爱与智慧中迎刃而解。

(作者系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蒲团乡小学第一教联体总校长)

学校的手机管理,“一禁了之”显然并非良策。如何科学引导,才真正考验着国内外学校管理者的智慧……



手机要拿得起、放得下、用得好

□夏娟 路超

手机是一把“双刃剑”,有利有弊。手机的便利性毋庸置疑,既能方便学生和家联系,也有利于家校沟通,还能帮助师生查阅学习资料。

但中小生的心智尚不成熟,自控力较差,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也显而易见:一是信息碎片化,短视频几分钟的碎片内容看多了,慢慢就很难静下心来读课本、做习题。二是现实社交冷漠化。不少学生在网上聊得热闹,现实中却不愿跟同学、老师交流,甚至在家跟父母的互动也越来越少。三是价值取向错位化。手机里的信息太杂,有些炫富、暴力等内容,孩子看多了容易模仿,更有甚者,依赖搜题软件抄作业答案,学习能力反而退化了。

这既是真实的挑战,也是育人的契机。如何真正让学生的手机拿得起、放得下、用得好,学校需要在制度执行与情感联结之间寻求平衡,疏堵结合构建温情的干预体系,从“管控手机”转向“治愈心灵”,从“师生对抗”回到“同气相求”,从“人机相害”变为“教学相长”,让手机成为学生心智成长的“磨刀石”、人际交往的“催化剂”。

夯实“防”的基础,教育学生正确看待手机管理。

一是强化纪律意识。学校要积极宣传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制定学生手机管理条例,强化学生纪律意识,让学生充分认清手机使用管理的必要性。

二是加强思想教育。秉持思

想教育先行的原则,采取授课解读、案例剖析等方式开展常态化手机使用警示教育,组织学生观看手机沉迷危害的纪录片,制定学生手机使用负面清单。

三是营造良好氛围。在学校树立合理使用手机的榜样人物,邀请表现优秀的学生分享经验,开展“健康上网”主题讨论,引导全校学生形成正确使用手机的共识,营造良好的手机管理氛围。

把握“管”的要领,引导学生积极融入学校治理。

一是落实细化措施。学校要坚持落实好手机管理制度,实行手机集中统一管理、“一人一机一卡”使用报批等制度,并按照“逐人、逐机、逐项”询问检查的要求,定期组织检查学生手机使用情况。若违反规定,学校暂代保管并通知家长,进行及时有效引导。

二是强化任务驱动。邀请沉迷手机的学生参与制定《学校手机使用公约》,并担任“手机管理委员”,负责监督手机收纳、自习课纪律等工作。多次私藏手机者,取消本学年的评优评先机会,提高学生的犯错成本,通过赋予责任增强其自我约束能力。

三是加强方法指导。针对学生薄弱学科制订个性化学习计划,帮助其掌握高效学习方法,定期对进步给予肯定和鼓励。当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时,自然会减少通过手机寻求满足的需求。

实施“疏”的策略,通过家校协

同实现闭环管理。

一是开展活动引导。学校从培养学生健康的兴趣爱好入手,利用体育设施、文体活动室、操场等,积极开展各种球类、棋类、阅读等活动,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找到乐趣,减少对手机娱乐的依赖;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,如学校的“小卫士”志愿队,在服务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。

二是建立“教育同盟”。通过家长会、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,与家长共同探讨手机管理问题。针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,协助制定家庭手机使用协议。例如孩子和家长一起制定《手机使用小约定》,周一至周五手机交由家长保管,周末设置固定使用时长,写作业、睡前不碰手机……家长以身作则减少手机使用频率,双方互相监督。

三是强化反馈机制。每周一下午放学后,学校总结学生手机使用情况,反馈的目的是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使用手机的情况,从而在周末有针对性地管理。对于频繁违规的学生,家校沟通的最优方式是一对一沟通,沟通时可采用“现象+建议”的模式,帮助学生学会自我掌控,使技术真正成为服务成长的工具。此外,还可建立手机管理经验分享群,定期组织交流活动,鼓励家长分享孩子手机管理技巧,让大家都形成互助的氛围。

(作者分别系山东省汶上县第一中学教师、汶上县教育局副局长)